

麦收时节

哲人的沉默与沉思

□李忠元

哲学被称为“智慧之学”。在哲学史上，有人进行过比较和概括，认为德国哲学家康德是最沉默的人。康德终生未婚，一生都在讲坛和书斋中度过，几乎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生活古板却极有规律，他也没有什么朋友，独自过着沉默的生活，被哲学界称为长时期保持沉默的哲学家。

从1770年开始，康德就计划写一部关于人的认识的哲学专著。为了写这部专著，他反复思考这部书的结构、内容，搜集资料，对论述的每个问题进行分析、比较，为了集中精力思考，他放弃了与任何无关人员的交往，沉默下来，很少写文章，也很少参与外界的活动。他完全沉浸于哲学著作的思考和撰写之中。

这时，有关康德的人给他写信，问他：“您为什么沉默，为什么总是那些外行人在写作，而不是擅长笔墨的您在写作？您为什么沉默，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您怎么不一显身手，您在睡觉吗？”康德也没有回信答复。在康德的书桌上，草稿越堆越高。有一次，康德的一个

学生在哥廷根对当地一群教授们声称，在他老师的书桌里有一本写好的著作，这部著作将使在场的教授先生们心惊胆颤。这番话立即引起了教授们的一阵嘲笑，说指望沉默人康德搞出点什么名堂，那是徒劳妄想。康德听到后，对这一切并不理会，而是继续写作。直到1781年的春天，这部著作终于写完了，这就是著名的哲学作品《纯粹理性批判》。康德沉默了十二年，终于写出了震惊世界的名著。德国作家海涅说，就是这一部著作，足以使康德的英名永在人间。

哲学家黑格尔是一位喜欢沉思的哲人，黑格尔思考问题专心致志，有时到了出神的程度。有一次，黑格尔思考问题时，在同一个地方站了一天一夜，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也不动。还有一次，黑格尔一边沉思一边散步，天下雨了，他的一只鞋陷进了烂泥，但他没有发觉，还是继续往前走，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只剩下满是泥泞的袜子，鞋子却不见了。

黑格尔的沉思，到了超脱的程度，什么

太阳像个大火球，低低地挂在头顶，烤得人汗流浃背。周月独自站在地头，手搭凉棚，不停地向远处张望。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子金黄金黄的，风儿一起，金波涌浪，传来阵阵麦香，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从头顶盘旋而过，更让周月心生无限焦虑。

此时正逢酷夏，正是麦收的黄金时节，如果再不收麦子，就让这些家雀和散养的鸡给败坏光了。可眼下，家家都在忙着收麦，周月却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崴了脚。

即便身体康泰，她一个留守乡村的女人又能奈何？丈夫离家这几年，都是邻居在帮衬。

今年和往年更不同，伤病在身，走路都费劲。邻居也跟着村里其他人出去打工了。如今这村里称得上劳力的，只有几个年迈的长者和乳臭未干的孩子了。

周月抬起头，远处麦田里，叽叽喳喳的鸟雀正在为非作歹。

怎么办？眼下正是麦收关键时刻，再耽搁两三天，这太阳持续晒下去，金黄的麦子恐怕就要烂在地头了。

周月一时急得团团转。

正在这时，天空里猛然掠过几片云朵，在金黄的麦田里投下一些斑驳的暗影。周月立时感到心里一阵舒缓，如果能多些云朵能遮住烈日，麦子还能再晚收几天。这样一想，她似乎得到了些许宽慰，心里头似乎也放松了一些。

正在地里愣神，村子里的广播突然响起来。村主任李凤的声音传来：广大村民注意了，据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消息，明天午后到夜间有暴风雨，望各家各户抓紧抢收，确保麦子颗粒归仓，全面做好夏收。

周月的内心防线顷刻土崩瓦解。如何收麦，顿时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了心头。她颓废地一屁股坐在地上，望着天，这可怎么办啊？！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周月抬头望着金黄的麦田，一时急得眼泪都下来了。

此刻，周月真想丈夫能不远万里回来解燃眉之急！丈夫自从外出打工之后，基本没回来过几趟，一般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回到家团聚，就是现在真让他回来，到家也来不及赶上这夏收了。

想到这，周月猛地站起来。大雨在即，容不得半点迟疑，她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地往村里赶，她要找村里的姐妹帮忙，将自家的麦子抢收回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半块地金黄的麦子就这么泡汤了。

村子里并不平静，大家听了李凤的喊话，都在忙忙碌碌，火急火燎地赶着自家的夏收。以应对那场马上就要到来的声势浩大的暴风雨。

场院里弥漫着暖暖的麦香。已收回麦子的，都在忙着翻晒；麦子晒干了的，都在忙着装袋归仓。

周月想，要是不能赶在下雨之前收回麦子，那这一年的功夫，就都白搭了！

跑了东家跑西家。周月见家家都在忙碌，也不好意思开口。等她来到李凤家时，已是下午。她反复敲了几次门，接连喊了好几嗓子，始终没人应声。后来惊动了西院的陈嫂，陈嫂说，李主任家的麦子也没收呢，这不听说要下暴雨，大中午就跑出去，到别的村找收割机回来抢收。

周月一时傻眼了，连村子里最乐于助人的李凤都指望不上，那别人就更不用提了，看来自己这半块地麦子铁定泡汤了。

求助无望，周月一时心灰意冷。

周月垂头丧气地赶回家，径直来到场院里，一头躺在了晾得干干的打麦场上。回想起男人在家的日子，心里思潮翻滚，不禁泪流满面。

周月躺在地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她梦见自己的丈夫回来了，一回到家就去地里收麦，把地里的活都扛了起来。

睡着睡着，周月猛然被一阵突突的马达声惊醒。她坐起来，使劲揉了揉眼睛，睁眼一看，发现一辆小四轮拉了满满一车麦子，已经驶进她家场院。

周月不明就里，满腹狐疑地站起身，用探寻的目光向来人张望。只见小四轮上下来个女人，正是自己没敢去找的黄嫂。

上几天，周月刚刚因为黄嫂养的小鸡偷吃了她家麦子的事，闹了个半红脸。所以，周月去搬救兵，哪一家都找了，就是没找黄嫂。

还没等周月和黄嫂搭话，另一辆小四轮也风驰电掣到了，跳下车的正是李凤。李主任爽朗地笑着，说：你家的麦子都收回来了，请查收吧！

周月望着李凤，又望了望黄嫂，一时膛目结舌。

李凤见周月望着黄嫂发愣，接着说，虽然大雨将至，大家都在忙，但每年你都帮着大家收麦，今年你又撵鸡崴了脚，黄嫂就找到我，发动大家帮你抢收麦子。

听了村主任李凤的话，周月顿时泪如雨下。

大声对父亲说
我爱你

□魏青锋

在父亲节前，公司组织了一次团建活动，最后一天的主题是《责任与担当》，其中有一个环节讲到父亲的责任与担当，主持人深情地说：父亲不仅仅是一种称谓，更是一种生活的责任和担当，相比唠唠叨叨的母亲，父爱是沉默的，他始终留给大家的是背影，为家，为妻子，为孩子劳碌奔波，像大树一样撑起一片天；他用宽厚的肩膀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托起一家人的梦想，他或大口喝酒，或默默吸烟，或忙里忙外地打理着一切，或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家也一声不吭。这就是我们的父亲，勤劳的父亲，慈爱的父亲，忍辱负重的父亲！说到动情处，主持人满眼泪光，最后她提议：马上就到父亲节了，我提议在座的每个人，在父亲节那天，站在父亲面前，郑重地说声：爸爸，我爱你！我想这是父亲节我们送给他最好的礼物。

周末回到老宅子，父亲和母亲在屋后的小菜园里，一会给白菜捉虫，一会给西红柿搭架，这会儿又提着水桶，一瓢一瓢给韭菜南瓜浇水，母亲看到我回来，赶忙换了泥巴衣服，回屋去准备饭菜。我在菜园里转来转去，这边看看南瓜花，那边摸摸棒棒糖似的小茄子，想瞅机会跟父亲搭话，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跟父亲说过：我爱你，总感觉不好意思开口。

记得五六岁时，有次跟小伙伴偷吃邻居家地里的西瓜，父亲知道后脸色铁青地拿起烧火棍，吓得面如土灰的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冒出一句：爸，我爱你！话一出口，自己先愣了，父亲挥起的烧火棍僵在半空，他也愣住了，随即烧火棍咣当一声掉在地上，他咧开嘴：你这狗东西！然后他转身进屋在口袋里摸索出一把零钱，蘸着唾液数了数，就出门去了邻居家。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急中生智说出的我爱你，自然也避免了一次皮肉之苦。

坐饭桌上吃饭，想着吃完饭就要回城了，终于在父亲和母亲说话的间隙，鼓起勇气对着满头白发的父亲说：爸，我爱你！尽管声音小的只有自己听到，也似乎嘴里噙着红枣，口音含混不清，可父亲和母亲还是听到了，他们愣在那里，瞠目结舌地看着我，我抬起头对望着他们，这次终于下定决心，声音也洪亮些：爸，我爱你！

良久，父亲才回过神来：孩子，买新房是不是钱不够，还差多少，我和你妈折子上还有一些，等会儿让你妈取出来，再不行，给你姐打电话。

爸！我鼻子有点酸，房款上个月都交齐了，钱够，钱够。

那父亲吸溜着嘴，发出嘶嘶的声音，像是牙痛病又犯了，他望了望母亲，是不是评职称又出问题了，那没事的，你还年轻。

是的，儿子！母亲也宽言安慰我，别灰心丧气，今年不行，明年重新来

爸，妈，职称早过了。我拿出手机给父亲看文件。

父亲扫了一眼：那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敏敏的工作顺利吗？她父母的身体没问题吧？是不是孙子上学遇到啥困难了？

爸妈，我很好，你儿媳妇跟孙子都很好，岳父岳母的身体也倍儿棒！我边说边起身，把地上父亲拔的白菜，割的韭菜，还有香菇木耳打包，准备回城。

厨房里母亲压低着声音给妻子打电话：家里最近没啥事吧！没人生病吧？你工作还好吗？你爸妈的身体……哦，父亲节，单位要求……哦，知道了！

挂了电话，母亲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吓我们一跳，今天是啥父亲节

父亲节，还爷爷节呢？父亲满面春风从厨房出来，哼着秦腔又去了后院的小菜园。

我进了厨房，嬉皮笑脸地靠近母亲：我没病吧，看把你俩吓得！

你倒没病！母亲白我一眼，嗔责我，有人会犯神经了！

说完，她头伸出后窗，冲着小菜园里边劳作边扯着脖子吼着秦腔的父亲喊：老头子，到午休的时间了！

地铁口

□邱立新

风踩着倾盆大雨在街上张狂，豆大密雨点噼里啪啦，猛烈敲打着干燥地面，一会儿功夫，水就漫过了她的鞋面。原本，还想享受下暴雨带来的凉意，可它突然狂躁得有些狰狞，把人脸上的笑全冲垮了。

她该回家的，身上一件遮雨的东西都没有，但婆婆治病正需要钱，于是，她坚定地往地铁站口方向走。她心想，这不过是阵雨，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昨儿晚上，他给她打电话，说婆婆查出乳腺恶性肿瘤，做手术需要钱，她心软，没犹豫就答应借钱给他。今天中午，她将全部积蓄五万元取出来，跟他约定下班后地铁口见，是他们恋爱时常约的那个地铁口。

他为了一个年轻女大学生背信弃义，让她伤心欲绝，但咋说那是她和他之间的事儿，现在是为了婆婆，虽说是前婆婆，可老人家一直待她如亲生，而且还不知道她们离婚一年了。

风更猛，雨像盆泼似的，浇得她睁不开眼，瞅不着路，湿衣服把她裹成了粽子，往前迈每一步都困难，不知啥时，水漫过腿了，咋办？回去，是汪洋大海，前进，也是大海汪洋。她伸手摸摸包里塑料袋裹着的钱，还行，没湿，就把包绕在脖子上，拽着人行道树的尖尖往前挪。快摸索到地铁站口时，一个漩涡浪打过来，她前边用双肩驮着个两岁多男孩的老人，身子在漩涡里猛烈摇晃起来，刹那间，祖孙二人一下子被冲进了街中心水面。老人拼命拽住孩子胳膊不撒手，在水里挣扎着，她本能地迈动脚步想救，哪知又一个浪头过来，旋转得她也站不稳，趁着要被冲走，情急之中搂住身旁树权，她才稳住了身。

这时，旁边楼房冲下来个男人，举着救生圈游向老人小孩，可刚把男孩救上来，水面上就没了老人的踪影。

生离死别！

惨烈的场景吓得她哭喊救命。总算幸运，身旁楼房里的人甩出来根钢丝绳，她拽着绳子爬上二楼台阶。台阶上早站满了人，五十来米的汪洋，隔断了她去地铁口的路。

人群里，有人说：地铁车厢进水了，不少人都困在里面。

啥？地铁车厢进水了？伟明

一种不祥的预感，一下子抓牢她的心。她才想起，得给他打电话，才发现手机黑屏了，手机也进水了！她借身边人手机打，打了十几遍，耳边传来的永远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被救援到家已是凌晨。幸好，四岁的儿子上星期被妹妹带回石家庄老家了，但伟明的电话仍然打不通。

温吞吞的日头光钻出来时，大水渐渐撤去。她嚼了两口干面包匆匆下楼，街上满是洪水洗劫后的狼藉，好不容易叫到一辆出租车，她马上赶往地铁口。

经过一番无望的等待和周折，她终于找到了他，他躺在殡仪馆的冰凉铁床上，身体胀大了一圈。

有人说，他是为让妇女儿童先获救才落在最后的，但他没想到，最后，只顷刻功夫，大水就漫过了他头顶。

你咋能就这么傻呢？她蹲下身，将直他沾着淤泥的褶皱衬衫，哭着问。生命如此短暂，奔涌的泪花里，所有的爱与怨，顷刻间全都烟消云散了。

他的后事要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但婆婆的手术需马上进行。

第二天雨停了些时，天露出些阳光，她从朋友那儿又借了两万元，七万元装进手袋拎上，她打车去他老家。

老家人头天得知他遇难，悲痛得声嘶力竭，当然，都瞒着屋里炕上躺着的老母亲。

婆婆的手术被安排在三天后。

柴火烟熏得乌黑的外屋灶台边，她将钱交给她姐。姐脸色蜡黄，眼睛红肿，抽泣着说：雅婷，我知道你跟伟明离婚一年多了，这钱，我不能拿。

姐，在我心里，我从没把自己当这家的外人，如今，伟明走了，咱还是一家人，有困难咱一起过。

雅婷，是你回来了么？屋里，睡着的婆婆醒了，沙哑着嗓子喊她。

她轻轻进屋：妈，您醒了？

雅婷啊，你姐说伟明出差啦？妈有病的事儿就别告诉他了，省得他着急往回赶，电视上说，这几天连着下大暴雨呢！婆婆的头发已全白了，爬满岁月褶皱的脸上带着慈祥的光。

妈，您安心养病，我沒告诉他

乡村物语（组诗）

□何军雄

老井

时光的深邃，暗藏井底
犹如夜的告白。春心荡漾
碧波成内心的诗赋与短句
三尺井绳，伫立成人间
烟火里的颂词，随风摇曳

水色清廉，一湾涟漪的
流淌。一块青石遮住了
尘世的风华，阳光的妩媚
荡然无存。百年沧桑
练就了一把柔情的骨头

向下，用一万次的探秘
才能摸索出水的洞府巢穴
一截隐喻，深不可测
一口老井在午夜中沉静
突破重围，滋润心田

麦垛

堆起的高度，是乡村的骨骼
每一颗籽粒饱满的麦子
都蕴含温情，喂养心脏
填充着所有缺钙补铁的日子
让内心的空乏，不再寥寥

硕大的麦垛，如同乡村的丰碑
让旷野之上的生命得以繁衍
十万麦垛，就是乡村的盛典
犹如血脉，经络，脉搏，骨骼
从一个人的内心，起伏不定

播种到收割，麦子精彩的一生
唯有堆砌成乡村的制高点
彰显精髓，养育无数的灵魂
麦子养活心脏，乡村盛大的胃
承载着麦垛最初的憧憬和辉煌

耕牛

一头牛是母亲的化身，徒步
丈量着一亩地的墒情
田间地头，查勘稻谷的长势
一头牛始终在默默无闻
坚守乡村，体现朴实的一生

以犁为笔，土壤里临摹写意
盛大的庄稼是唯一炫耀的佳作
华章巨著，犹如盛开的花朵
开满了整个乡村的山洼与陡坡
一头牛用素笔，勾勒田园画卷

和土地有关的记忆，耕牛
书写着一生的光辉灿烂和荣耀
春华秋实，以劳动的成果
为乡村的壮美无边高唱赞歌
一头牛，成为时代的歌者

